

桐

江

集

桐江集目錄

卷四

跋陳同年信學去官本末

跋程君

師中時文贅卷

跋所鈔陸放翁詩後

跋趙章泉詩

跋王梅峯詩

跋戴石屏詩

跋馮抱甕詩

跋宋廣平梅花賦

跋馮深居詩

跋劉後村晚年詩

跋程舜俞詩

跋無名子詩

跋僧如川詩

跋黃同叔詩

跋胡直內詩

跋許萬松詩

跋孫後近詩

跋俞伯初詩

跋舒碧雲寓稿詩

跋江石卿詩文

跋茅山梁中砥杜所藏東坡和太白感秋詩

跋俞仲疇詩

跋曹之才詩詞三摘

跋方君至庚辰詩

跋俞則大詩

跋仇仁近詩集

跋戚子雲詩

跋張仲實詩

跋馮庸居格詩

跋周君日起詩冊

跋鄭子封詩

跋王堯臣君謹詩

跋楊逢原詩

跋佛陀恩遊洞山詩

跋余好問丙申丁酉詩稿

跋劉光詩

題魏仲秉貞齋跋

桐江集卷四

元 方 回 撰

跋陳同年信學去官本末

陳後山送東坡去徐泮好賢也信泮有囂訟犯上者吾同年陳君去之惡不肖也孫莘老守徐劉元城居言路俱不能容後山馮初心守信陸雲西提學事白諸朝留吾陳君君竟不為留後山之去迫於人君之去斷於已賢矣噫人孰無緇衣巷伯之心為區區一官計而泯其天者今之世夫豈少哉君於是舉賢於人遠矣

跋程君師中時文贊卷

唐人應舉必以文藝見諸鉅公本朝試賢口以論策各二十五篇為進卷然後中書召試六論而上親策之時則其文也必古其後試宏博擬為箴銘贊頌書檄制誥等謂之詞業尤以繳進始分試三場六題時則其文也必工今之進士曰經義者流弊已極冗腐穿鑿不古也不工也甚者巧而已矣故或場屋魁彥致位卿相奏議無一篇可觀以時文之習口口也程君筆力有餘以此卷見示予欲其勉而進於遠且大者也於是乎書

跋所抄陸放翁詩後

呂東萊集與周子充書有云子直庶幾善道而於事物

自未盡諳悉如陸務觀踈放封駁豈為過當方人才難
得之時其詞翰雋發多識典故又趨向實不害正推棄
瑕使過之義闊畧亦何妨公與子直素厚如此胡不素
語之乎予聞諸前輩放翁入蜀從范石湖後出蜀攜成
都妓剝為尼而與歸趙汝愚嘗帥蜀必為此事駁放翁
也翁四十六入五十四而出江西倉被召至婺州而遽
卧家久乃起為嚴州必於是被駁東萊死之前一日子
充過府翁出蜀之四年辛丑東萊死其己亥庚子間與
高宗嘗脩孝宗實錄此等事當詳著予書諸此以表汝
愚不用放翁之故後來韓侂冑力起放翁脩史殆以其

嘗為汝愚所駁故耳又劉後村詩話云放翁少時調官
臨安得句云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傳入
禁中思陵稱賞由是知名予攷之此詩在劔南藁十七
卷翁六十二歲將守嚴州朝辭奏事至臨安府時詩也
翁子子適寶慶三年來為守明年予生之年之月新安
郡之宅堂及樓名書上棟今毀矣又始創釣臺書院子
適即所生郡學有世美祠蓋翁之父佃至子適凡三世
守是郡云

跋趙章泉詩

趙蕃字昌甫曾祖南渡居玉山遂為信州人號章泉平

生恬淡而詩尚瘦勁不為晚唐亦不為江西隱然以後
山為宗奉岳祠三十三年劉後村所謂一生官職監南
岳四海詩名仰玉山非虛也寶慶初召除太社令予得
其所刊乾淳間詩十冊趙內翰汝騰序所引虛字用功
等句却未盡詩家變化之理詩不欲肥則必於助辭上
著力自是至難然亦須渾成不露乃可近人學之乃至
偏枯憔悴全用之乎者也作對殆刻鵠不成類鶩也容
侯少間盡選佳句示兒輩漫堂劉公宰表其墓靜春劉
公清之子澄知衡州以無罪去章泉舊師也時為酒客
至郡未上即棄官因送子澄而歸終身不出年八十七

予嘗為公作傳

跋阮梅峯詩

阮秀實興化軍人號梅峯早見知於趙昌甫贈之詩曰
青雲道遠龍媒老白雪詞高鬼膽寒後遂知名岳珂肅
之尚書主淮東餉甚傲倨秀實妙年布衣登門至今當
廳上輜如待行輩然不能時文嘗擬賢良進卷有薦之
者遂自稱賢良僑居吳門豪現一時游賈似道門最久
馮夢得號馮顰陳彬號陳喊皆能古文孫德之有詞學
號孫風而秀實號阮怪平生用似道錢無數而詆似道
不直一錢得右選官不肯為咸淳初攝蕪湖茶局得予

詩大喜稱賞予舊作醉若山顏無舊侶坐如泥塑有新
功坐久守宮綠素壁眠遲促纖韻空階以筆圍點相示
亦謂不當數用人名故實及拗平仄不律予為學官時
秀實謁似道似道不為禮甚怒歸閩乃訪予求閩中監
司書以行意若可憐年八十餘卒

跋戴石屏詩

戴復古字式之台州人號石屏年四五十始以詩遊江
湖間見知於真西山然早年讀書少故詩無事料清健
輕快自成一家在晚唐間而無晚唐之纖陋晚節以詩
名重諸公爭致餽餼歸而成家八十餘歲豫章陳杰壽

夫為予言石屏詩亦非千載不朽之文未為極致

跋馮抱甕詩

尚論人物者不貴夫崛起於一時而必取夫文獻淵源之有所自蓋功名可以偶然致而學問文章須天性固有之亦必濡染薰陶得於父兄師友之教則易為力也抱甕馮君夢龜仲錫普州安固縣人五世祖鴻碩先生獻能嘉祐二年章衡榜與眉山二蘇公同年後改名山字允南屢持麾節以祠部郎中卒於朝鄧綰嘗舉為御史以素不識綰為何如人辭不就有春秋通解文集十卷行於世安定胡先生春秋解多取之四世祖澣元豐

五年黃裳榜靖康元年同知樞密院事尚書左丞史有傳曾祖撫利州帥祖宿知石泉軍拘歷家說不赴父荼嘉熙二年以知眉州攝夔漕一日罷僑寓錢塘之北關喻家橋淳祐四年歲在甲辰九月右丞相嵩之起復即上書叩閣謂宣和六年甲辰九月初五日李邦彥起復少宰越一年有靖康之禍今嵩之又以甲辰九月初五日起復於厄運恐未便書上降一官池州居住其年十二月改相范鍾杜範太學生張彊蔡德潤等四百餘人伏闕為訟其寃即日放便差知賀州以母老丐祠除諸司計院六年丙午十月孟饗除司農寺丞報至而丁

母憂尋亦以時事拂膺相繼卒徑畝先生徐公霖銘其墓抱甕能刻苦不墜先訓凡六薦鄉漕咸淳甲戌推恩授達州司戶兼司法未赴諸公列薦幹浙西帥幕帶行戶部掌故今為提舉建德學事兄坦字伯田俱有詩名和予寓屋十詠其議論宏闊如其人察其所業所蘊如其世儒家一篇則世之公論也非私於子者也

跋宋廣平梅花賦

紫陽方回曰據皮日休桃花賦序有曰宋廣平為相其端資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心石腸不解吐婉媚辭然觀其文而有梅花賦清新富艷得南朝徐庾體殊不

類其為人也回自志學之年從師取友至今已七十二
歲讀唐文粹及文苑英華諸前輩所選古文未見宋廣
平所為梅花賦諸類書無不讀並無此賦自開元以後
至今諸人為文為詩亦未見有能引廣平梅花賦一二
句者近人撰全芳備祖以梅花為第一類自謂所引梅
花事俱盡如徐堅初學記梅花事其人皆遺之書坊刊
本不足信如此今乃於舊國子監得此賦寫本以唐書
藝文志考之開元二賢相姚宋也有姚崇集十卷宋璟
集十卷唐人文集未有今板本皮日休賦桃花時尚及
見宋廣平集而賞此賦五代時後唐西蜀方有板行書

籍未知此等集皆嘗刊行否晁公武讀書志唐人文集
中已無姚宋宰相文集集僅存者惟張說張九齡李嶠
陸贄李絳武元衡六人耳中興館閣書目集名名存而
書亡者不一姚宋集亦其一也如此則無怪乎近世學
者之不見廣平此賦也廣平自垂拱三年春秋二十有
五於東川為此賦是歲武后擅唐在大位之四載歲在
丁亥逆推之則廣平當生於高宗龍朔三年癸亥相睿
宗未幾罷元宗開元四年丙辰以吏書兼侍中後罷政
兩為京都留守十年己巳為右丞相張說為左丞相二
十年壬申致仕二十五年丁丑卒於東都年七十五蓋

姚崇之相卒於開元九年辛丑年七十二其生當是高
宗永徽元年庚戌長廣平十三歲而廣平再相垂近開
元之末元宗始初清明賴此二相之力日休謂端資勁
質剛態毅狀此八字重複鐵心石腸此四字頗善形容
謂其梅花賦清新富艷得南朝徐庾體不類其為人似
亦為知言者蓋唐人文襲六朝餘弊至於元和而後大
變此賦誠有徐陵庾信之風引傅粉何郎竊香韓壽九
疑英皇姑射神人通德擁髻綠珠墜樓溫伯雪子東郭
順子靈均憔悴曼倩歌傲文君嫵媚飛燕體輕十二事
以況之而繳之曰口吻雄黃擬議迨徧意謂世人之見

梅花者其所謂雌黃未必皆中的也然後斷以已見謂凡草木皆無歲寒之操而此花獨全君子之節措迹深隱寓形幽絕恥隣市廛甘遯巖穴此十六字非尋常語也終之以永保貞固乃廣平一生剛勁之氣見乎其辭其為宰相也爭大事不少挫過於姚崇未相在外跋涉之時多其既相在相位之時亦少視彼沾沾自喜以宰相為榮而固位惜寵不肯退者萬萬矣永保貞固信乎其為永保貞固也已而皮日休乃謂賦語婉媚殊不知賦後一段未嘗婉媚也近世有謂王曾梅花絕句雪中未問和羹事者為狀元宰相識淺近小器者之評世人

多未見廣平賦而回幸得見之是不可不詳本末以垂
示來哲亦庶幾廣平賦中語也 大德二年正月初三
日庚寅回拜手敬識

再考宋廣平梅花賦及東川從父跋回以唐書宰相世
系表考之廣平十一世祖晃自介休徙廣平利人生三
子恭畿洽畿之後四世生弁廣平七世祖也為後魏吏
部尚書襲封利人子六世孫元撫衛州司戶叅軍是生
右丞相廣平郡文貞公璟史無其字表不書元撫有何
兄弟則仕於東川從父無所於考姑舍是勿論而評所
謂梅花賦者非惟世人罕見此賦亦無有能為是花作

賦而與之匹者詩之佳者則有之矣今初學記有梁簡
文梅花賦一首其辭一無可取初云梅花特早偏能識
春次云袂衣殆弛羅袖初單回謂江南雖暖早春梅開
之時未可以去綿衣則已夸矣其末云春風吹梅恐落
盡賤妾為此歛蛾眉花色持相比惟愁恐失時擬之士
大夫則若惟恐後時不遇者興寄淺矣陳無已賦梅花
云後時何所恨處獨不祈憐惟此意可與廣平梅花賦
相抗大抵賦若詩貴乎興多而比少比徒以擬其形狀
不若興而有關於道理王介甫梅花詩額黃映日明飛
燕肌粉含風冷太真非不甚工乃是廣平賦之土苴下

陳廣平引十二事為比以為世人口吻雖黃以已自況
而以隱身幽絕寓興焉剛毅之氣可掬二十五歲為此
賦勝陸機文賦遠矣其為詩贊之曰廣平未第二十五
流落東川匪其所官舍有梅無人識不為隱憂不勝吐
宋公作賦意自況百花未見鶯未語蕙蘭杜若悉不然
芍藥芙蓉何足數一相屬宗再元宗剛直突過相姚崇
力爭大事誓溘死燠哉萬姓寒沍中假如不死謫嶺海
寧如凍梅隱榛叢肯似後來楊與李啼鵲一聲飛落紅
宰相人人皆可做鐵心石腸死不怖然後可以致太平
不然不過隨風絮士無窮達莫趣時皆當熟此梅花賦

達為宰相窮忍飢皆當如此保貞固

大德之年戊戌履端之後晴人日甲申書於杭鳳凰山
北曲阜橋南後八年大德丙午十一月朔讀此跋賦為
之太息書此以贈吾友新安俞唯道師魯時方回年八
十矣謹識

附梅花賦

宋廣平 璟

垂拱三年予春秋二十有五戰藝再北隨從父
之東川授館官舍時屆除月額瞻垵垣有梅花
一本敷蘂榛莽中喟然嘆曰斯梅花根非其出
羣之姿何以別乎若其貞心不改亦可取也已

感而成興遂作賦曰

高齋寥閭歲晏山深景翳翳以斜度風悄悄而亂吟坐窮荒其無用進一觴而孤斟步前除以夕于

上丑亦切少步也
下耻亦切步止也

倚藜杖于墻陰蔚有寒梅誰其

封植未綠葉而先葩發青枝於宿枿光分影布冰玉一色胡雜還乎衆草又蕪沒乎叢棘匪王孫之見知羌潔白其何極若夫瓊英綴雪絳萼著霜儼如傅粉是謂何郎清香潛襲踈蕊暗襲又如竊香是謂韓壽凍雨晚濕宿露朝滋又如英皇泣于九疑愛日烘晴明蟾照夜又如神人來從姑射烟晦

晨昏陰霾晝閉又如通德掩袖擁髻狂飈卷沙飄
素推柔又如綠珠輕身墜樓半開半含非默非言
溫伯雪子目擊道存或俯或仰匪笑匪怒東郭順
子正容物悟或樵或悴若靈均或歌或傲若曼倩
或嫵媚若文君或輕盈若飛燕口吻雌黃擬論殆
偏彼其藝蘭兮九畹丰蕙兮五柞緝之以芙蓉贈
之以芍藥玩小山之叢桂掇芳洲之杜若是皆物
出於土產之奇名著於風物之託然而艷於春者
望秋先零盛於夏者未冬而痿或朝蕤而速謝或
夕秀而遂衰曷若茲卉歲寒特妍冰凝洄洑擅美

專權相彼百花孰敢爭先鶯語方澁蜂房未喧獨
步早春自全其天至若措迹隱深寓形幽絕耻隣
市廛甘遯巖穴江僕射之孤燈向壁不少淒迷陶
彭澤之三逕投閑曾無捐結貴不移於本性方有
儷於君子之節聊染翰以寄情用垂示於來哲從
父見而勗之曰萬木僵仆梅英再吐玉立冰姿不
易厥素子善體物永保貞固

跋馮深居詩

馮去非字可遷南康軍人號深居父子兄弟一時知名
皆登科去非嘗為宗學諭斥高中大袖而身肥短詩峭

健晚頗深晦入金陵幕日事詩酒費用不計算乏則又求於士大夫人不取不餽餽至凡縑帛物玩立令諸妾分之錢以贖典既而又乏又與俗士或笑侮之不恤也馬裕齋光祖清溪祠先賢去非為贊皆可觀年八十餘卒今亦無復斯人矣

跋劉後村晚年詩

劉克莊字潛夫興化軍人號後村以任子賜第始受知真西山最為鄭清之所擢用亦屢坐斥晚為賈似道牢籠至從官既歸老有三生不可忘容堂之句豈欲以諛免禍耶抑為孫兒地也晚年詩予已句抄評之年八十

餘卒此皆近世詩人老壽者因選放翁詩故牽聯書于其後云

跋程舜俞詩

吾古歙州邑六婺源為大浮溪文晦庵學大之也後進士得其芳馥一二以立言於世亦足以大振厥聲矣程龍字舜俞婺源人也乙丑阮榜進士初授黃陂縣主簿再調吉州司理叅軍改辟建德府觀察推官今為遙授贛州同知和此詩語簡意裕是生於大儒之鄉所聞有自來者歟紫陽方回書

跋無名子詩

王維輞川別業自孟城坳至椒園二十絕維唱而裴迪和無一言及世故此蓋幽尋僻處所賦法政當爾昌黎為劉給事賦二十一詠乃刺史州宅也然專道林泉間興趣於外務不毛髮沾洞門無鎖鑰俗客不曾來此以見自無俗客則自不必有鎖鑰風致甚高與夫用意以拒俗客者異矣既曰朝遊孤嶼南暮遊孤嶼北所以孤嶼鳥與人盡相識又曰郡樓乘曉上盡日不能迴又曰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苟如此則郡事全廢簿書期會一切不問可也然必具道眼識詩法者始知昌黎為善立言譬之曾點舍瑟異乎三子者之撰也近人脩詞

溢譽氣味淺短題山林意朝市予病其然而以語夫人
輒瞠若予訝此無名子者其烏龍馬目山中隱君子歟
投予詩隱其姓名於歸舟賦云結亭俟小舫四壁盡空
空他日揚歸棹還應與此同可謂深會予意者故表而
出之紫陽方回書

跋僧如川詩

韓子歐陽子於佛不喜其說而喜其人韓之門有惠師
靈師令縱高閑廣宣大顛之徒歐之門亦有秘演惟儼
惠廬惠思而契嵩之文至以薦之人主東坡山谷於佛
喜其說復喜其人故辯材淨東林總佛印參寥琴聰密

殊順怡然久逸老與坡遊晦堂心死心新靈源清與谷
尤相好也士大天嬰於簪紱不有高人勝流為方外友
則其所存者亦淺矣楊文公之於廣慧檀梅聖俞之於
達觀穎無盡之於甘露滅無垢之於妙喜果死生窮通
以之而吾紫陽晦翁深闢異端得一志南杏雨柳風之
句尤極口稱道不啻已出嗚呼前輩遺風餘韻遠矣其
不可復作矣夫自予來桐江日從事兵革顧嘗想望烟
靄嵐翠之表以為必不無幽子可與言者南山報恩禪
寺甲是邦寓公府卿黃公宗仁暨諸禪流舉今無竭禪
師矣如川主其席予走筆題請疏曰南山一榻三條掾

仰眠如川見如川借問此是如川否只恐坐禪人不眠
錢塘西湖名刹老衲和此偈送之盈軸既入山竇枵植
廢鼎新雲堂如徑山靈隱字作章草詩有皎然靈澈風
問所出自淳安之項氏子也問所嘗從遊珍藏叟沅清
溪而得師法師則伊巖師玉也初住餘杭舟枕山之順
慶寺東坡留題所謂問諜知秦過看山識禹功者癯若
不勝衣訥若不出口而繼予十詠為伽陀體世之以斯
事自命者返若有不及焉予坐嘯六年得此一方外友
庶亦可以濯吾心之埃謂跋及前修無愧支許則未之
敢也紫陽方回書

跋黃同叔詩

吾州名鄉故大府寺丞黃公諱何字景蕭休寧縣人生
三月而孤祖中理祖妣吳氏祖妣之弟舜選二子曰俯
偁號鉅儒寺丞從之遊得其學中乾道丙戌第知處岳
二州卒年七十四時嘉定二年也寺丞娶京西轉運嚴
陵方公甥之女孫因寓家於嚴在郡治之西大樹巷不
百步咸淳五年故大府卿行都尹帥魏克愚以謫居歿
於其家予聞之往來于懷後六年假守始盡知寺丞德
業之詳而識其曾孫架閣君龜從字同叔寺丞二子曰
渙通直郎致仕曰闡蘄州通判子華權院亦嘗倅蘄即

同叔父也始寺丞之姊嫁邑人程公文夷有子曰珙寺丞察非常兒挾以自隨數十年以平生所得二吳之學及有聞於程公大昌者盡以授之珙世所謂玉堂洛水公程懷古者也然玉堂豈惟得寺丞之學以顯聞於世凡要官美職皆寺丞之力所遺焉史丞相彌遠初拔舉實寺丞為考官彌遠柄國思報其後以問玉堂玉堂對謂珙即甥也而不及言寺丞之子若孫故玉堂以是鼎貴而寺丞之門當彌遠時仕不少進由此推之學未嘗無種其傳也以有質仕未嘗無梯其升也以有命同叔典故該洽為詩文必精思賦子寓宅十詠皆有遠意因

書其家世如此寺丞之澤堂源源未艾云

跋胡直內詩

方淳安縣人父順昌黃巖令與回同榜祖伯
驥已丑黃榜浙西帥叅號坦軒有集刊行曾
祖朝穎壬辰黃榜國子正知岳州號靜軒

學周程文歐蘇詩黃陳與治俱極而章蔡亂之南渡復
矣又厄於檜誰實洗日濯月以有乾淳迄慶元大儒歿
侂十三年遠二十七年清蒿出入傾軋十八年權歸官
侍循至全道又幾二十年而亂極不可救矣蓋江左百
五十年前七十年僅一檜為梗也後八十年連梗六柄

臣皆仇正嫉是稍知書又陽進真魏而陰排之下之人
視偏倣蔽梏於私廂於習一時所尚非萬世公論學也
臨川而四明文也永嘉而東嘉我覺子覺詆濂喝洛黃
直卿李敬子之守可移乎昇聞言歸肆力碑板陳壽老
吳明輔奔其後而卒莫計也至於詩惟章泉南塘有乾
淳之風四靈不復五矣劉潛夫始亦染指四靈後宗放
翁卒自名家今之褒博不講學不論文間一見為詩曰
我晚唐也問晚唐何自入曰四靈也然則非四靈也乃
近時書肆所刊江湖詩也青溪胡君方直內過予言詩
讀其植芸之編鍛意鑄辭亢幽致而抑浮俗善矣予猶

欲君一掃慶元以來八十年之弊力追乾淳乾淳還則
元祐慶歷上至千古皆可坐而致也無徒曰吾不為宋
詩黃陳其宋詩乎歐蘇周程其宋之文宋之學乎

一詩序無庸殫雜得一二名筆拈出足矣

一詩題宜有斟酌非舉世皆知難稱道號非實可為
師難稱先生有官實書其官餘書其字皆注其名
一詩意不專譏諷洪覺範天厨禁嚮誤人處極多或
以是釋杜詩山谷不以為然宜戒之

跋許萬松詩

詩必擺俗好棄少作而備衆體則立言不朽予淳祐中

偶去靈隱冷泉時京戶盡去楫間詩板僅存者二其一
有云石屋雨來春樹暗海門潮起暮雲高此四明陳允
平詩蓋許渾體也林洪可山亦以詩鳴諸公間自謂晚
唐西湖止詩人爭效之予心皆未以為然今三十餘年
未有晚進能以此體絕出前人之右者洵一時之所尚
而不以古為師猶之奕然師第一手不能過其師必為
第二手苟僅師所謂第二手者必又更低一着無疑矣
陳後山生於皇祐五年癸巳少東坡十七歲少山谷八
歲朱文公謂後山初見東坡詩未甚好東坡四十二歲
知徐州子由來會後山時年二十五歲有詩贈二蘇公

云一洗十年新學腸實歲在丁巳王荊公得君改熙寧已十年也其見山谷於穎昌詩律一變不知的在何年今後山詩任氏註本自元豐六年癸亥始皆三十一歲以後詩獨有贈二蘇公一篇為少作蜀本不註及眉山史氏續註外集尚有少作可考予細觀之輕重縣絕使不遇山谷則安得黃陳並稱乎古詩有六義風刺其一耳老杜所以獨雄百世者其意趣全古之六義而其格律又備後世之衆體晚唐者特老杜之一端老杜之作包晚唐於中而賈島姚合以下得老杜之一體葉水心獎四靈亦宋初九僧體耳即晚唐體也冠萊公亦此體

也近世學者不深求其源以四靈為祖曰倡唐風自我
始豈其然乎山谷詩本老杜骨法有庾開府有李玉谿
有元次山諸人亦未嘗攷也武林萬松許君庚字伯先
與予論詩往來七里瀨數年矣予始終執此說近相與
賡酬數十篇曰值雨花無怨留春鳥自謀曰思苦無一
字意來成數篇曰花盡辜啼鳥麻深沒過人曰硯潤浮
殘墨琴乾響斷弦曰壯歲期加進新吟未敢編頌超捷
進脫故習肩前修蓋伯先生甫三十有六視予少二十
年予所云三語伯先之所優為者也豈止丁卯橋家法
而已哉 紫陽虛谷方回萬里謹跋

孫後近詩跋

次臯昔胥會於杭年五十一今再相見年五十九而回

年七十七矣見教新詩一帙第一首有人事休兵後秋

懷落木前兵後續之句非近人晚進所能到也如蕭條

同甲子強健又重陽九日呈戴兄萸菊數杯酒烟雲千仞岡

如書帙載牛角杖酒累錢頭出遊山林留我輩秣稂有

今秋如賦體應全變儒風亦漸回寄衡教陳景山如天已窮吾

黨人誰贖此公挽畢如日載鸕鷀三十尾魚為租入水

為田上溪有類杜子美者有類陳無已者不具眼者不識

也近世之詩莫盛於慶歷元祐南渡猶有乾淳永嘉水

心葉氏忽取四靈晚唐體五言以姚合為宗七言以許渾為宗江湖間無人能為古選體而盛唐之風遂衰聚奎之

跡亦晚矣回有感饒舌書此

承贈五言律三首後山體老懶尚欠磨韻去來身不定好惡夢皆虛見女干

山外舟車一月餘豈真休客擔猶怯看家書江解格度才不起槐府遠無情說

通此樓時自倚吾鏡不須看蟻蟻穴中曾作守鳳凰枝上已生孫范蠡放魚謀國手田方養馬愛賢心高平章甫天下事須金鑿落人間秋又木芙蓉

跋俞伯初詩

詩三體唐虞三代一也漢魏六朝二也唐宋始尚律詩三也星源俞君口伯初見示詩百三十篇唐宋體也有格有句有力有意然頗得之易先易後難孰若先難後易口年二十二歲戊申以所作見右文呂公老先生又三年辛亥

年二十五始得品題命之字贈以序遊江湖謂口詩稍穩貼
矣穩貼二字一生受用不盡詩自是口口詩話自是一般
聲響自是一般風味題目稱謂送贈唱和種種不同然必
字字穩貼乃可口七十有口老矣口以此一燈傳於伯初
大德己酉七月二十日戊戌方回跋

跋舒碧雲寓藁詩

讀用章碧雲寓稿詩可喜者三點之長寧舒氏口口來
自淮陽南唐時曰介夫曰夷中相繼魁進士曰雄曰雅
口有大名用章曾祖諱擢登嘉定庚辰第伯祖諱叔寶
登紹定壬辰第用章感事詩六十韻備書之能述祖德

如陶元亮一可喜近世習為晚唐詩用章獨稍近古不
隨時好五言選體有韋應物步驟律詩□專□巧二可
喜學問文章□多讀書為根本詩其餘事用章□歲□
年三十七深以詩料未多為慊士莫患於自足知其所
□□□進矣不恥下問孔門所取三可喜里中七十叟
恨識□□□□□□□

跋江石卿詩文

石卿得一文稿他人千言斂以數語十步而近折旋二
三能簡又能委曲一奇也古瓢詩凡如西風野如赭見
者輒吐舌如太傅數日別劉公一紙書如讀書三年艾

逢世四角輪及再和金歸十絕皆氣勁律嚴又一奇也
憂時而不怨傷已而不戚俯首默默若無所有又一奇
也負此三奇猶欲求砭藥於予豈知道有取於老馬非
歟予它年作文冗卒以曾南豐為歸作詩浮晚獨喜陶
淵明至陳後山兼有二長乃取此三君子集行住坐卧
自隨終不近之也其為學之根源即自吾鄉晦庵先生
沂至於仲尼夫子而止予年六十二石卿年三十八相
與疾鞭此途可也第予之日迫莫矣石卿勉之 至元
戊子八月中秋日回書

跋茅山梁中砥

柱所藏東坡和太白感秋詩

李太白余見其詩未見其字也雖葛蘊偽作以給郭功父者亦未之見也蘇長公詩若字則予見之不一矣然未若今梁君中砥所藏感秋二詩之為真也潯陽天慶觀予平生屢至焉嘗讀石刻不謂今乃得見此本細觀圖記乃德祐僑國亡家權臣之物流落燕市而中砥售之以南也夫世之所謂尤物玩具者閨人隱士好之則可士大夫好之已愚矣王公大人好之而以力收術取則貪痴之極必有不勝其禍者故蘇長公謂鶴人之所好也而衛懿公以亡其國法書名畫人之所好也而桓元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見戲害其國凶其身前輩

有力却佳硯戲謂一日呵出一擔水止直三文者其人
品豈不相去萬萬哉今之見此本者其毋恃勢而有垂
涎之心哉梁君名柱學仙茅山自號塵外道人

跋俞仲疇詩

甲申嘉平望後一日自茗溪南渡訪唐師善父子於料
里山居其邑人俞君錫仲疇年二十五矣酒邊出示竹
屋詩稿五言大聯皆逼唐人洗瓢魚隱石掃葉蟻移家
野猿偷果去村僕借書還教僕掃枯葉留僧煎早茶荒
店難尋酒長途半趁船蛩聲依壞砌樹影倒寒池半生
長在旅何日定還家賈島姚合魏野林逋欲道未道餘

料遺意伸疇能剔決而新之且律調皆熟其用心亦至
矣于熟之中更加之熟則不可熟而又新則可也新之
如何料與意皆不必全似賈合也必出于已而得於天
則所進豈易量哉

跋曹之才詩詞三摘

曹君良史字之才錢塘人衣冠佳盛湖傲山酣則有咸
淳詩摘兵火變遷江淮奔走之才則有梅南詩摘予特
以後摘為多於前摘雲生畫佛壁葉落病僧房幽迥而
新異閑來閉門處認得讀書聲平易而雋永丹陽云深
樹月昏神火出斷烟雪霽獵人回毗陵云墻圍敗屋知

無土風响荒林似有人昔名邑佳郡今野有荒燐市無
全區何為而至于此雖前摘中有云駕犢渡溪水夕陽
滿田畝蕭散古淡然未若後摘之感慨有味也或謂詩
作于全盛之時題平而着語難作詩於變遷之後題險
而着語易予謂不然老杜詩世無敢優劣惟山谷獨謂
夔州後詩不煩繩削蓋暮年加進于妙年而老作深
於少作也之才展轉征旗戰鼓間踰十年則筆力益老
矣至如鏤米詞摘則以詩之餘演為刻雕流麗之作以
至寶丹之事料生姜白之文法寄於少游美成之聲調
予非閑於此者故不敢辭

跋方君至庚辰詩

睦之分邑予宗兄天墉君三十年前識之嘗以絕句詩見知于吾州魏使君予守睦七年僅一見訪今相遇杭邸示予庚辰詩稿以數計殆不止一日一詩於夜涼感懷云缺多圓少人如月盛極衰來物易秋只此一聯便足名世似不必太多口也東坡謂郊寒島瘦元輕白俗予謂詩不厭寒不厭瘦惟輕與俗則決不可君之稿寒瘦者宜存之自謂學楊誠齋而近乎輕俗者宜刪之可也君名至天墉取元英先生詩話以自號云

跋俞則大詩

故錢王鏐有陌上花之歌幕府有詩人羅昭諫其鄉之
人士至今多能詩俞演則大年二十二携詩稿一卷清
溪胡直內介之前吾宗伯蛟峯尚書為之序蓋已知詩
之門戶蹊徑矣詩之門戶權之而銖兩差量之而分寸
舛則輕重或偏而長短不偶一首中必當有一聯佳一
聯中必當有一句勝一句中必當有一字為眼大篇貴
爽逸小篇貴古淡鍛煉磨礪不穩不已則夫壯而老日
進月進歲進當不止於今所作也無一書不讀以養其
力無一息不存以堅其志則進矣謂吾言不然君其問
諸天目山之隱者

殘燈吟夜雨破榻臥秋山予欲易吟
字為挑字燈曰挑榻曰臥則大以為

如何

跋仇仁近詩集

予讀錢塘山村仇君遠仁近詩集三卷南山逢顧君際
首云久欲脫塵網未有辟穀方釋然山中遊世慮可暫
忘末句云鷗鷺亦知幾深入菰蒲藏卧舟放中流吾不
如漁郎此詩不似韋應物亦似儲光羲也又云高荷不
受雨傾瀉與低荷低荷強自持聚雨傾入波朝雨尚滴
瀝晚雨忽滂沱臨池卧以聽雨聲靜中多兩耳本自清
奈此荷葉何此詩惟孟東野集中有之然則詩不可不
自成一家亦不可不備衆體老杜詩有曹劉有陶謝有

顏鮑於沈宋體中沿而下之晚唐特其一端九僧以前
四靈而後專尚晚唐五言古調七言長句皆不能不彼
此相效許渾水鄭谷僧林逋梅魏野鶴雪月風花烟雪
竹樹無此字不能成四十字四十字之中前聯耳聞目
見後聯或全是聞或全是見如此則一詩而二千古詩
者多矣周伯弼詩法分頷聯頸聯四寶四虛前後虛實
此不過情景之分如陳簡齋官裏簿書何日了樓頭風
雨見秋來是非衮衮書生老歲月匆匆燕子回乃是一
聯而一情一景伯弼所不能道老杜云舟中得病移衾
枕洞口經春長薜蘿山谷云霜髭雪髮共看鏡莢糝菊

英同迸秋後山云老形也具臂膝痛春事無多櫻筍來
此一脉自老杜以來知而能用者惟三數公豈掣鯨碧
海與翡翠蘭苕故不同耶仁近二古篇予所絕賞如螢
火惟知夜燈花不待春割蒲分坐具貯瀑入軍持風雨
不出戶兒孫共讀書荒城雨滑難騎馬小市天明已賣
花此律體亦非近世晚學可及也予非知詩者切謂嘉
端至今能詩與能評詩之人皆鮮故因跋是集發其狂
言

跋戚子雲詩

予三十年前獲納交於樵李戚君叔開嘗示予岳陽樓

長句鬼刻神剡蛟翔龍挂辭意譎觚翰墨變幻予驚嘆
駭服以為異人其丰姿灑落電眸戟髯有古俠士劍客
之風予意其當如太白布衣召見賦玉翁舍鵝以響于
百世今老壽年八十無恙猶為處士而其子讀書于會
稽之五雲山名曰明瑞字曰子雲復以詩鳴于江湖予
讀其吟卷古詩十六律詩十三絕句十怪也極天下之
怪麗也極天下之麗又善押險韻有是父必有是子非
數世之王侯將相卿大夫不一傳而覆其業者不可勝
數戚君父子皆無意仕宦然獨有詩名驟筆盛而倏磨
威忍清苦而終久遠豈天之所以立數者以警世歟或

問何謂怪鵲鷗歡喜舞南風老槐陰下吹笙篴怪也何
謂麗纔聽黃鸝便斷腸望帝花飛春尚寒麗也藍田戰
秦將子嬰豎降幘至今栢樹精疑是卧龍魄此險韻也
如舊夢不堪遊蠃國生涯只合在漁舟曠達飄逸言近
指遠於予亦足以發雖然予常讀易剛健中正純粹精
微詩亦宜參此磨之又磨瑩之又瑩痕迹俱滅予老矣
不能進於是子雲少予二十年其進蓋未艾云

跋張仲實詩

昔尤楊范陸以詩鳴于乾淳惟張南湖姜梅山頴頴其
間各有集傳于世而南湖預謀誅韓抗志忤史謫沒衆

墓夫人寃之士大夫聞約齋其號功父其字敬慕嘆仰
至今蓋其立言立節皆足以不朽也予丁未入杭訪南
湖之孫及其老賓客張居卿先生于梅橋居卿先生教
余作詩相期甚遠今三十八年前修零落始識南湖從
姪孫仲實君年甫二十五示余採菊吟卷凡三十首如
島僧多佛相海獸或人形蜃氣晴連霧珠光夜雜星懷
友書投越思鄉夢到秦呼猿來古洞聽水向空亭北藥
南州見春雷冬夜聞采藥逢秦女耕山得漢錢乾坤猶
戰鼓兄弟自儒衣前六聯置之張文昌集中卒未易辨
後一聯迫近老杜又鐵如意云尋常多在手緩急可防

身細潤清密淡而有味予行天下多矣未見有少俊英
妙如仲實者一卷之詩不為多而佳句已如此積之久
擴之遠所至豈可量哉然則仲實立言已足以不朽必
矣若夫建功造事又將有出于立言之上者則予何足
以測之仲實之名曰模其書室曰菊存家世喜與名人
文士交而仲實詩友數十人皆湖海勝絕予老無成後
生可畏書此良自愧也

跋馮庸居

格詩

普為郡賈浪仙之簿處故今人士多能詩予幸識三馮
君焉秀石詩如九轉神丹抱甕詩如五銖古錢庸居詩

如千頃豐年穀粟然則肖浪仙者孟也近浪仙者仲也不拘於浪仙者季也賦柴米鹽油醬醋茶詩七小絕於鹽云處約與藿友此最佳句餘更鍛煉精熟自日用切近以進於不可知之神其變化不難矣

又跋

詩有韻之文也而為六經之一孔子定書自堯始而存明良之一歌刪詩至平王東遷而止而思無邪一語門人以紀於魯論此古之所謂詩也漢有建安四子晉有陶淵明唐有李杜陳韋韓柳此後世之所謂詩也予獨悲夫近日之詩組麗浮華祖李玉溪偶比淺近尚許鄂

州詩果如是而已乎蜀普馮君與其二君伯田仲疇皆
能詩過予紫陽山下出短編示教予讀喜其微熏初散
溽落景屢占晴十字有謝康樂意它佳者不一悉為研
朱加點而歸之如將步趨前哲以進於六經之詩則求
諸方冊而返諸心豈止是哉 至正戊子方回敬書

節物忙中改流年暗裏加夜晴流聖火天近響仙
環猶有行春人盈盈出華屋萬事一如行路客百
年三換主園人皆佳如次楊華父云園戶堅於戌
虎牢尤奇也 方回再書

跋周君日起詩冊

新詩八十七首筆力愈進第前輩不甚為著題詩又五
七言律詩不若為五七言古騷則李杜之古樂府陶謝
韓柳之工而淡可到也陳無已盡棄少作在何年不可
不考又詩格已高猶未免俗

跋鄭子封詩

睦為郡據吳會上游其東偏有介山之邑邑之水左入
太湖右入浙江是名分水予作郡七年去官又三年名
人勝士無不識獨未識鄭君子封一旦相遇武林以其
詩若文見示夫詩與文之分猶分水也雖分為左湖右
江之異其有不終會於海者乎君之詩如懸崖怒瀑君

之文如峻峯急灘將深而澄之至於無聲之地則湖也
江也而海矣斯天下士也非分水一邑之謂士也和
陶諸篇極有奇思佳語可謂今人而古學凡墨筆所點
皆是但時用白樂天體則不若專倣韓柳以逼之而後
無不近乎陶也主聖如堯舜臣忠似伊周非陶體乃白
體 陶所謂止酒謂所樂止於酒而已故曰重味止園
葵大懼止稚子今和乃謂止而不飲得無反騷否 登
山採蕨薇亦足充三食入山川芟荷亦足禦一寒此亦
非陶體 我無一斗酒何以博涼州看來少不得蒲萄
二字當云我無蒲萄酒何以博涼州自恨無歌姬娥眉

橫春山恨字或可改

跋王堯臣君謹詩

王君謹古樂府見教十篇有張籍王建之風迫近李賀
予謂李太白三四五六卷自遠別離至長相思有古題
有自為題杜子美兵車行天育驃騎歌諸作皆自為題
雖命題猶不蹈襲而況於命詞乎君謹名堯臣所作無
一語蹈襲前人家真定問其年甫二十三奇才也下筆
如有神勉之哉乃尊君實先生與回至交善論文宜歸
而求之

跋楊逢原詩

楊君逢原以書生襲父職任從軍於杭從軍非其所好
予謂從軍之詩杖藜携酒看芝山何不可者比惠示古
樂府四首薄雲漏日花溪雨杖策香風散平楚妾薄命
云穿妾嫁時衣照妾嫁時鏡妾貌蒲柳衰妾心松柏勁
蒼鷹謠云惜哉英物姿飢亦附人飛覽鏡面云空照妾
貌醜不照妾心清唐人始有此作年二十五可畏也哉

跋佛陀恩遊洞山詩

予年二十五歲辛亥過吳江長橋有詩今年七十七歲
癸卯每歌橘里漁歌半烟草之句不知平生幾度扁舟
過太湖然未嘗一遊洞庭山四明佛陀恩上人近遊詩

三十四首開卷有云一百五日花欲飛七十二峯先莫
釐問莫釐謂何乃七十二峯之第一峯名也不行萬里
路不讀萬卷書未可觀杜詩此之謂矣其詩清峭刻厲
如會泉長老話舊心如壯歸休夢已安淡而有味下句
尤佳噫嘻詩言志自唐虞始佛法入中國有僧自東漢
始後世儒逃於僧多執詩人之柄然亦千萬僧中有一
詩僧也

跋余好問丙申丁酉詩稿

作詩當有自得意處亦當自知之不待決於他人之目
好問詩不雕刻可喜然多信筆不必皆工而近乎率一

句好或一句偏一聯妙或全篇苟且而用字俗或以為
不好則無病以為好則無可取蓋年方四十精鍛細敲
未見其止也不知何人欲為板行流傳毋乃太急乎予
勉為批點去取恐不能得君自得之意尋常泛然稱賞
則從恕將欲刊板則選擇豈可不嚴且望雍容於仕而
沉潛於學今之後生吟三五十詩刊置書房無人肯買
而平生聚辨止於此矣故有能為五七言詩可觀而問
之以九經十七史近世大儒性理俱漠然無所知可不
戒也然則棗梓之工五十而後未為晚也

跋劉光詩

回最愛麗澤詩選或云東萊呂成公所選也三百五篇
經聖人選矣成公所選第一卷郭茂倩古樂府選焉第
二卷昭明太子文選詩再選焉第三卷陶淵明詩專選
焉徐庾諸人詩不選第四卷至第十四卷唐人王無功
至許用晦四十二家選焉杜子美甫詩最多李太白元
次山韋應物亞之韓柳元白又亞之第十五卷王荆公
唐百家詩選再選焉凡二十八家第十六卷至三十五
卷始選宋人詩分為九體回謂後人學為詩者讀此足
矣以毛詩屈騷為祖以麗澤選為宗始不拘一家終自
成一家真詩人也回與同里劉君光元輝幼皆好為詩

回七十三元輝七十二回偶竊一第行路數萬里故其詩放浪多江湖之思元輝早棄場屋老於鄉閭故其詩枯槁多山林之意回近詩甫削豪趨懦而元輝寄辛卯至丁酉自選七年詩選之又選計六百四十首令評之大抵書無所不讀而不以用之於詩天真自然薄世故遺物外葉落水涸玉韞珠藏於麗澤選中求之尚陶慕杜近章遠梅非專精此事四五十年筆力未易至此也然東萊此選之後吾鄉朱文公老師學口洙泗其詩法有陳後山之瘦勁有劉屏山之溫雅後手文公又有如趙章泉之善用虛字元輝蓋亦得此傳云 大德己亥

二月一日癸丑契生方回序

題魏仲秉貞齋跋

易乾元亨利貞文王言所占之易得此卦者大亨而利
于貞文言分爲四德而于貞卦曰貞者事之幹又曰貞
固足以幹事文王二之孔子四之貞之篆則一也愚謂
占而得乾動而貞不占而體乾靜而貞已占之後於一
事而貞未占之前以一心應萬事而貞貞可忽乎哉魏
仲秉齋未有扁愚敢銘曰貞齋

桐江集目錄

卷五

果尚賢詩評

海州元稹詩評

歸德府書院上梁文

歸德府學明倫堂上梁文

王清堂上梁文

幸恩寺修造疏

醫榜

嚴州歸附表

崇壽節賀表

行省上

崇壽節賀表

浙西道廉訪司上

出征海外青詞

平瓜哇露布

答曹宣慰書

與曹宏齋書

東二

答趙雲屋

與畢觀竹

桐江集卷五

元 方 回 撰

吳尚賢詩評

一詩未問工不工且要對屬親切輕輕重重得其平又復情多而景少淡多而麗少今示下漁磯詩畧評一二可與令嗣觀之勿示本人

一第一首中四句楊柳池深魚乍出如何解說桑麻土潤燕初歸此一句謂春後燕子來也稍有味上句冗矣後兩句又云一年春草風前綠萬點桃花雨後紅草何必風前綠自來詩人不敢以桃花對春草前兩句冗後兩

句又弱豈不曾讀老杜陳簡齋詩兩句景即兩句情兩句麗即兩句淡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此一聯也轉添愁伴客更覺老隨人即如此續下聯簡齋又有一句景對一句情者妙不可言下聯如或用故事或他出議論不情不景其格無窮

一漁携網近鷗斜去此句不工乃是兩事下句云人過橋東影倒行却只是一事詩不如此作

一第三首五言律中四句云岸近田多損潭深石疊平多字輕疊字重不偶村春林外急釣艇柳陰橫四句皆迷景物杜詩村春雨外急却妙此云村春林外急無味此

公作詩全不於情上淡上着意賈島鳥宿池中樹僧敲
月下門妙矣繼之曰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工矣予
猶恨其四句皆景鳥已宿于池中之樹忘機也有僧夜
至不期自來故敲門之敲字工而意長却又如何夜間
過橋移石毋乃太多事乎晚唐近人四句皆景者予所
不取周攷詩體謂四實四虛前後虛實為三體予亦不
敢謂然多于淡少于麗情懷有餘景物不足始是詩之
謂也

一第四首竹牖迎風翻貝葉銅爐溫火養龍涎此一聯似
佳然迎風看佛書未足為奇下一句好貝葉對龍涎一

佛書一好香言其表字亦可喜其題曰梅雨稍霽立詩
題亦合精審此亦未

一第五首麥飯絕句第二句不可曉光武滹沱之意口馬
得有玉食未瑩且評此五首它可以類推

劉元輝詩評

劉元輝光號曉窗少回一歲序其詩屢矣近錄辛卯至丁
酉七年所選詩六百四十首寄來近半年讀之方竟摘句
佳者書之此其未契予心者亦註其下寓規非敢立異文
章天下公器亦概與諸公論云耳 大德己亥三月初四
日同里生方回書

觀淵明工部詩因嘆諸家之詩有可憾者二首

三百五篇既刪後寥寥正派有傳否如何更歷晉唐世惟見推尊陶杜流應是二家詩尚古故能千載世無儔未知相襲迄今日倒指伊誰號獨優

大雅寥寥迹已陳觀詩徒重兩眉顰蛙鳴蟬噪祇喧耳鼃摸鯨喏尚駭人豈但出言無補世或猶挑禍自戕身惟餘陶杜知其道便只蘇黃駁未純

評曰前詩四句鋪叙謂三百五篇之後如何只有晉陶唐杜未立議論第六句斷之曰應是二家詩尚古故能千載世無儔然不曾說破陶杜所以妙處但謂尚古而已不知

尚古作如何古末句未知相襲迄今日倒指伊誰號獨優
恐是元輝可直下承當耳假如高論君子挾堯舜以議湯
武桓文已有性之身之反之假之安仁利仁假仁之說不
待多贅如學問挾孔孟以議後世周程張朱子一掃不數
可乎論詩只論詩若兼論躬行則節義之士與知道之士
有不在陶杜下者唐詩固是杜陵第一然陳子昂宋之問
初為律詩杜之所宗李太白元次山杜之所畏韓柳又豈
全不足數乎後詩挑禍自戕之說恐皆不然便只蘇黃馭
未純未可如此輕易立論東坡下獄謫黃州之前詩誠好
罵黃州七年之後以至入朝宅牧過嶺過海詩亦漸漸深

詣但格律寬耳如和陶豈不佳今人若不宗之自是一說
未可輕詆之也山谷詩宋三百年第一人本出於杜以元
祐史官謫蜀道以承天寺記謫宣州非詩之罪黃陳二老
詩各成一家未有能及之者然論老筆名手黃陳之外江
西派中多有作者呂居仁陳簡齋其尤也簡齋不在派中
虛翁豈非亦以
其詩骨格風味
可入此派耶南渡初有劉屏山乃後有范楊尤陸蕭東

夫至于朱文公選體卓絕近世又有趙昌父善用虛字不
可謂世無人詩本一小藝而人品不同亦或與世俗相高
下六朝衰弱而獨有東晉之陶唐太宗身致太平而尚有
徐庾未幾即有陳宋至開元而有李杜然杜陵不敢忽王

楊廬駱李邕蘇源明孟浩然王維岑參高適或敬畏之或
友愛之未始自高蓋學問必取諸人以為善杜陵集眾美
而大成謂有一杜陵而天下皆無人可乎只如韓柳以後
元白而下晚唐漸漸凋零歷五代至於歐陽公文風始大
變草蘇梅詩一掃九僧體豈可不攷曾南豐謂不能詩實
大有幽深平淡古詩前慶歷後元祐宋文極盛之世最下
者亦非口杭後人所及其弊乃一時許與四靈爭學許渾
者有以誤晚生小子也元輝欲矯時弊則可歸罪元祐二
公則不可陳后山詩學老杜不尚老杜元輝固未嘗熟之
不尚蘇可也併掃黃則恐不可也回他日當面見請教焉

歐九文稱最陳三語獨高

回曰元輝亦服歐陽文忠公陳后山耶豈偶得歐九陳三之對耶清鑑風流歸賀八飛揚跋扈付朱三舊有此體劉後村以柳七對陳三即見後村不才柳耆卿豈可與后山作對

讀東坡詩

詩不宗風雅其詩未足多氣如存篤厚辭豈涉譏訶
饒舌空吾悔吹毛奈汝何為言同道者未許學東坡
回曰東坡以詩為舒亶李定所劾下獄當路欲殺之神廟
察檜詩螫龍非有他志乃舍而謫焉黃州七年後詩未嘗

再為譏訶但詩律寬而用事博學者自不可學元祐臣僚
被謫乃熙豐小人用事報復宋之存亡攸關坡過嶺過海
不為詩也名高衆忌視死如歸故詩曰九死南荒吾不悔
茲遊奇絕冠平生元輝責之太甚千萬世東坡自不朽也
讀後山詩感其獲遇山谷

開戶覓佳句平生苦用工然非豫章叟誰識後山
翁無復才相忌由來道本同嗟予生較晚不預品
題中

回曰有一朋友過回見此詩亦曰不然回問何以不然
曰後山縱不值山谷亦必不無聞于世回退思之後山

為文早師南豐不知何年以詩見山谷聽山谷說詩讀山谷所為詩樊棄舊作一變而學豫章然未嘗學山谷詩字字句句同調也意有所悟落花就實而已然後山平生詩初不因山谷品題而後增價也

問田夫

清晨出柴扉偶逢耕田夫為問爾田間近曾得雨
無田夫忻忻言旱勢漸覺蘇昨午雲四合一雨半
日餘高下粗沾溉茫然藹藹畲老夫聞此言欣懌
當何如

回曰此詩絕好元輝學陶故于此體短篇尤佳然嘗論

之學前人文章而效其體形似之而精神胸臆不相似
未可也江淹雜擬于淵明云開逕望三益此語全不似
非惟語不似江淹為人又豈可望陶之萬一哉柳子厚
學陶其詩刻峭束縛羈繫無聊之意殊可憐形似之而
精神非也韋應物學陶其詩登山臨水僧交道侶語意
滿淡然本富貴宦達之人燕寢兵衛豈真陶乎兼少年
本豪挾形似之而胸臆非也回嘗謂老杜初學選體有
幾詩步步曹劉後來縱橫變化自為一體為拾遺棄官
而後不用古樂府題篇篇自撰新名北征而下秦川蜀
道歷歷如畫夔峽湘湖筆尤老健瘦鉄屈盤而哀怨痛

快太白初學選體第一卷古風是也第二卷古樂府以
後及諸五言有建安有嵇阮有陶有謝神出鬼沒不可
捕捉黃陳皆宗老杜然未嘗依本畫葫蘆依老杜詩黃
專用經史雅言晉宋清談世說中不緊要字融液為詩
而格極天下之高陳又余與黃不同許渾詩到後山面
前一句說不行故曰後世無高學舉俗愛許渾所以譏
晚輩委靡衰陋可謂直矣挽曾南豐別三子詩可見無
一字俗無一語長年四十九而死除正字詩中四句下
端能敢恨肯著寧辭八虛字近時詩人惟趙章泉頗得
此法詩律精深黃陳名同而法異回嘗言作詩先要格

律高學前賢詩不可但模形狀意會神合可也元輝亦
暗宗後山故回及之

我愛陶元亮忠肝義胆存不忘一飯報况受累朝
恩解印彭澤縣歸田栗里村貧非無粟在宋粟不
堪食

回曰此等詩當忘言且陶元亮年六十三以死刺史王
宏之酒亦不拒也劉裕後何曾不吃飯來用夷齊周事
恐徒多紛紜陶淵明晉穆帝永和八年壬子生宋文帝
元嘉八年丁卯卒實年七十六歲以其詩
致之班班可見今虛谷謂陶年六
十三以死不知何所本也侯攷

元日 忍觀瘦如鬼

回曰可畏

饑民 親朋半古人

回曰一句佳

過門皆紫服傳刺各紅腰

回曰此謂舊時賀正人著紫衫名刺以紅束然太俗
一聯思入律半夜起挑燈

回曰太苦

梅雨 數日市中幾鬼出今朝門外始人行
回曰亦過當

幾本敗蓮村老媪千村木落野頭陀

回曰此戲筆未典可去之

早春郊行 渴覓村庄一甌水

回曰暗用崔護事

園花看剝蝶山果拾遺禽

回曰好是好太窮相

充國戊申奏許渾丁卯詩

回曰當攷

等閑寫出何其易着意吟來恐不然

回曰此非可以誨後進信乎方圓規矩一一中非老手
筆不可

山村 久無客過犬驚馬俄有人傳虎食牛

回曰下句新

居家如在旅開鏡似逢僧

回曰居家如旅元輝與人素寡合開鏡逢僧髮果盡禿
否耶

自題曉窗晚稿 從教嫌我口未肯癖于奇但覺前
修遠稱提更有誰

回曰元輝不當有此言前修指誰所取者陶杜詩之外
無其人則近世誰可為稱提之人而何必要人稱提
松緣孤苦能多壽柳為風流易得秋

回曰有味但松孤苦無出處

無名于世免招忌不飲與人殊寡歡

回曰元輝為人真如此

出常嗟寡友居更病無隣豈是不諧俗政緣誰可人

回曰太絕物元輝左右實無隣元輝獨一家其餘皆山林

簡出 遍歷山川成史記因思此老頗堪嗤

回曰此却不然男子生而垂弧矢志四方司馬遷不可忽元輝無以已廢人

誰復心知我慵將面看人

回曰元輝真如此

虛谷書院上梁文

學問以求大道莫切於讀書仕宦而至中年宜先於問
舍搜羅萬卷經始三間虛谷主人得善若虛致柔為谷
高冠長佩皇揆予兮錫予頻鏡獨樓子非我焉知我
江湖上不羈之客天地間再生之人元亮今而覺昨非
子雲老而悔怨作歐陽之耳固白如喉結何昌黎之髮
既蒼且齒搖矣爰念學箕之計盍圖宮梓之居安土重
遷樂天知命聊覆爾耳敢云百萬買隣豈偶然哉於此

一經教子焚香以謝造化拜廟而告先人翼閣規模
盤滋味近竹之燈窗宜雨依山之筆架常雲初緯荻以
遮門便栽莎而護石移墻井出鑿沼泉來天將富此翁
即百種花皆吟料君未知其趣耳三竿日出酣眠蔬茹
飯香茅柴酒美擊節歌盤谷序作屏書陋室銘人能為
人必賴漸磨之力子又生子永為講肄之區升棟良辰
飛觴美頌

東 丹衷一寸水朝宗玉漏金門幾鉅公多病不
才心自愧林間睡覺曉窗紅

西 日斜抱甕灌蔬畦遙見天邊太白低驛路不

聞飛羽檄僧鐘夜夜過清溪

南 襁歸今已雪盈簪禰廟移來舊主三顧復恩

深無可報讀書循理口三緘

北 坎止流行心拱極明時惟有枕泉石試教舉

笏擊何人未敢謂予老無力

上 斗極台垣瞻將相洗兵要倒銀河浪以天為

幕醉眠時無象太平元有象

下 賓朋兒女團樂夜有地不須紅錦藉梢拙柴

溫芋栗香風雪爐邊聽詩話

伏願上梁之後雨順風調天開壽域山明水秀日在醉

鄉與衲僧羽客說新詩許樵夫漁翁問奇字里歌襦袴
黃堂常遇於賢侯家紹箕裘玉樹世生於佳子學問文
章當行本色功名富貴物外倘來

建德府學明倫堂上梁文

性無不善均同稟賦之天學必有師莫重講明之地紀
倫攸係範模一新式延鼓篋之英昭示肯堂之意我建
德府斗牛秀氣吳越上游望烏龍之山群峯拱北趨丹
鳳之闕衆水朝東魁彥間生碩儒代起戶入孝以出悌
家左圖而右書昔嚴子臥釣臺批糠人爵今魯公修泮
水柱石民彝知郡某官紫陽山學徒白雲源詩派遊鄉

校而議子產相觀而善謂摩入宮牆而見仲尼欲報之
德因極屬膺郡寄適值兵興思將帥聽鼓鼙形而下者
問軍旅對俎豆文在茲乎恢張允習之風闡易離明之
氣舉田諫議趙清獻之故事認張南軒呂東萊之餘蹤
理義宮庭聖賢閭奧拔茅之卦內君子天將啟於治平
伐木之詩求友生日宜新於問辨爰升吉棟胥相登歌
東 昕鼓三聲曉日紅晝氣清明如夜氣紛華吹
盡舞雩風

西 參伐光芒聳成輦但把書燈照方寸蕭蕭風
雨夜鳴鷄

南
南斗文星虎視眈眈培養諸公棟梁器明堂清
廟要梗楠

北
華蓋紫微天咫尺我有桐江波上風一絲千
古惟人極

上
朋友君臣動星象輔義懷仁只一言釣臺已
勝雲臺將

下
尚想軒萊臨講舍細問苔痕認履蹤時時雨
過心苗化

伏願上梁之後虎豹變萐董荼化飴賢人希聖人窮理
盡性至于命小學入大學正心誠意致其知志無慕于

溫飽節不踰於險夷必也甘陋巷之瓢飲庶乎續高風
之釣絲貴賤高卑深玩伏羲之易仕止久速允符孔子
之詩

府治至清堂上梁文

新安山水至清分為此郡帝座客星甚急想見伊人逝
者如斯洋乎其誕表孤高之操肆新隆吉之題遂安
軍太守尚友前修聿懷孤哲欲永保浴沂之體每不聞
在汶之思未能上下隨波有萬折濤瀾之險要是淺深
見底無一毫泥滓之留奉朝家寬大之書蒞鼻祖賢良
之里昔一瓢飲處汲潺湲之上游今五馬來斯續瀟洒

之名詠照臨流之鶴髮懷釣岸之羊裘雖劉文叔之本
心用汝作霖雨然鄧仲華之畫像於我如浮雲千萬古
知先生之高一方寸極天下之潔感時撫事託物標名
必食菊騷人雅知此意或濯纓孺子許與斯盟長虹考
畫棟之工序驚送銀鈎之扁翬飛美與鼎沸歡謠

東 建武年間一釣翁日釣吾家至清水勝如侯
霸作三公

西 隣戶桐君姓氏迷洗藥同擦至清水人間軒
冕濁如泥

南 粵嶺貪泉飲者貪飲此一杯至清水冰君心

膽夢魂甘

北 百丈游鯨泳深碧心亦如斯水至清使君從
昔釣鉤直

上 足加帝腹搖天象誰信吾邦水至清客星隱
處無波浪

下 緩帶堂中人整暇從此吾州水更清賣刀買
犢陶淳化

伏願上梁之後賦役輕田野闢獄訟平歲時和官吏清
而草貪風無以涇而濁渭士民清而保正性常如濟之
貫河此清如鏡照奸察媚此清為藥滌痛蠲疴清夜幽

懷千峰榭側月笛清辰逸興七里灘頭雪簑

報恩寺修造疏

萬壽道場從昔山屏水帶百年老屋憑誰月斧風斤如
來雀矢盈頭力士蜂窠塞耳豈無好事於此傍觀且東
有舍西有隣皆上而棟下而宇紫髯將軍之慷慨廟貌
巋然絳帳博士之雍容黌堂偉甚何事報恩老子獨無
東道主人三槐相萬戶侯群集祝香之彥千金裘五花
馬沓來解劍之豪矧豐年糴賤之餘兼樂土兵銷之際
宜資檀信用相梓工待先修敲月之門次徧葺雨花之
室孔方兄一文四字肯發心替戾岡禪和子千喜萬歡

盡合掌波羅密

醫榜

僕竊惟八萬四千毛孔無數或愆造化之和三百六十
腧穴有奇孰妙聖神之技伯父夏古菴素耽元理早遇
真仙精針鼓高麗之金香艾灼太陽之火以醫名世餘
四十年以道活人殆千萬衆 大德三年七月二十日
奉 令旨着落行省呼請到王相府隨宣診灸徃徃策
勲過望匪頒多多受賜謗焉遊子幸甚專門三陰三陽
始自中照之注二分二至終于協洽之宮兼通內外之
科靡問富貧之聘轉洪鈞而開壽域莫希良相之功衍

素問而授明堂庶得聖皇之意敢曰博施庶幾好生回
謹白

嚴州歸附表

大哉元至哉元咸仰乾坤之造會其極歸其極同依父
母之仁

崇壽節賀表 行省上

天地一元聖神有作春秋八袞帝王所希瑞紀虹流慶
均鰲抃欽惟 由舜仁義運堯武文下江南二

十年包舉瓜分之土宇越海外千萬里生擒卉服之渠
魁莫敢不來于斯為盛事久而立功斷乃成日在壽星

光啟前星之耀月交寒露懽騰湛露之思臣回等阻綴
莫增逖分薇省豐年多忝多稔喜萬寶之告成天保如
山如川願億齡之有永

崇壽節賀表

浙西道廉訪司上

河清而聖人生一統定九圍之域秋分而壽星現萬方
同三祝之心引領冀都馳情魏闕欽惟

對時茂育受命溥將聖神武文混合南北仁義禮智整
齊乾坤雖越在於海陬亦罔逃於天憲克盡君君之道
特高將將之能治冠百王於三五乎何愧年登八秩將
億萬以無疆臣等阻奉觴榮叨漢繡逢太平世咨詢

曷稱於黃華書大有年歸美願歌于天保

出征海外青詞

中華偃武推上帝之好生蠻島用兵匪朝廷之得已具
陳事始仰告皇慈蕞爾瓜哇之小邦介乎尾閭之大壑
越在前代屢嘗入朝既文軌之攸同獨梯航之敢後王
人在諸候之上輒加英布之黥天子復匹夫之仇可緩
呂嘉之獲豈有貸財之足取亦無土壤之可貪爰興師
干寶顧國體伏念臣弼從軍鬚白報主心丹優拜辨章
俾為總帥密膺臨遣不許殺人蓋渠魁有罪以當誅在
部曲無辜而宜宥使其降伏亦與招安徃以北風而還

以南風借檣烏之順利始於冬日而至于夏日驅厲鬼
以遁蔽萬衆璧完百神樾蔭是用式資淨侶虔演真言
伏願絳節俯臨玉宸照鑒察老臣之懇請奉主上之明
謨率土之濱莫非臣敢憚採薇之遺戍光天之下至於
海早聞秋杜以勤歸

平瓜哇露布

臣等言虞格三苗終致三危之竄周重九譯猶嚴九伐
之誅蓋帝王文柔而武剛如天地春生而秋殺島夷卉
服蠢爾何知狼子野心刑茲無赦克靖小醜肅奏膚公
恭惟
轉旋乾坤混合南北極天所覆來享來

王率土之濱悉臣悉主自四海一家之後皆五風十雨
之時車書同而文物興鋒鏑銷而生齒富誓將偃武豈
忍用兵彼魑魅處於幽陰謂神明之罔覺或雷霆從而
震擊於造化以何心繫古之閻婆即今之瓜哇今之占
城即古之林邑恃其險遠肆決譁張言語不通嗜欲不
同近尾閭之所泄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在職方而有圖
昔入貢於汴京嘗見書於宋史大元出庶物罔度索之
不來中國有聖人豈覆盆而莫覩越犬吠雪井蛙小天
劫掠番商脅從隣壤云云輕儇何異于猴王其國多獼猴大者稱
王麼麼僅同於鼠子敢以文身之技涅我行人寧無赤

族之殃。梟此雜種。乃叅衆議。爰起偏師。若舟楫若烝徒。
用九有之全力。無城郭無守禦。殲一隅之小夷。往即平
之勢。無難者。葛伯仇童子之餉。湯以是征。防風後會。稽
之期。禹能無戮神聖。共貫古今一途。臣等叅預戎行。奉
揚廟算。養威浙右。博詢水道之詳。誓衆泉南。小俟風師
之便。百賈舞而郊迎。三軍喜而棹歌。忠肝義胆。眇視鯨
波。亂領妖腰。迄移螳穴。由橄欖嶼而過斗蜺嶼。自崑崙
洋而放沙磨洋。既逾吉利之門。遂抵熙陵之步。呂嘉弗
靖。漢皇興下瀨之師。孟獲未擒。諸葛有渡瀘之役。自貽
伊慼。彼烏敢當。據杜班一方之要衝。絕麻喏九處之援。

路蕪吉丹支國既剪保危岸峻山可移傑官結連之宮
僚束手罔措勿奴武邏之黨與遊魂曷歸欽惟臨遣之
時密受丁寧之旨渠魁有罪部落何辜誅君而弔其民
兼用招降之策見義不謀其利聿嚴鹵掠之科倘順化
以服從即包荒而容忍執訊獲醜豈止載鬼一車袞亮
鞠頑姑與開網三面今則偽爪哇國王某者莫由因關
迄用生擒叢爾腥臊何足獻諸廟社延其喘息謹用歸
于京師已懲艾於獨夫徐撫存其餘衆皇威遠暢僻壤
丕平以難為易克成厥勲自古及今未聞此事稻梁粟
米僅有糧之可因犀角珠璣曾何貸之足取俾懷德而

畏力亦取亂以侮亡瘴霧醒甦颶風帖息天吳九首率
族類以遁藏南極一星洗氛埃而光潤蜃樓之氣頓鑠
蛟室之淵可枯天柱泰階曰三台居然臨照毛人琉球
以萬數莫不震驚垂白咸云汗青未有此蓋

自我作古與神為謀懲一蠻以戒百蠻若泰山之壓卵
由北海而至南海如鴻毛之遇風底定炎取悉由宸斷
臣等濫膺推轂共董乘桴陞極九重每虔誠而望闕舳
艫千里庸俟命以班師事危于馬援之南征地遠于班
超之西域幸逃司敗獲奏凱歌介鱗易我衣裳笑昔人
之未廣鯨鯢築為京觀視前代而有光臣弼等無任慶

快激切屏營之至謹差某官奉露布以聞臣弼等言

答曹宣慰書

某嘗讀三百五篇至魯僖公有季孫行父請于周而史克作頌閼宮之詩曰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曰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曰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曰錫公純嘏眉壽保魯曰既多受祉黃髮兒齒以壽為頌凡有十句何其多也壽也者天未嘗輕以與夫人人未嘗易以得諸天文章有以多為貴者其積德多則其享年亦多祝壽之辭亦不嫌乎多而又多也宣慰大叅相公登太公之八十駸駸乎衛武公之入相而猶作抑詩以

自傲者回趣賦長句寓燕雀之賀茲賀二月初一日鈞
翰謙於抑詩而有酒資之餽登拜愧慙久旅空乏無一
芥可以為報也諸令嗣東閣相公附此占謝不敢一一
作緘茲乞台照

與曹宏齋書

某非不欲寄書無事可言則輟大兒存心嘗云先生有
一書不肯寄來恐是有所為父子間不必較九月十九
日二客至領謙問及存心九月五日信來諭詳縝溫得
今之周益公馬碧梧其倫也然不太謙乎不太煩乎吳
君尚賢回未識之宏齋有扶植晚輩成人之美之意曲

為開譬詩非易事呂竹坡先生文行俱美程懷古先生之文之四六方秋崖先生之文之四六今晚輩或得而議之惟汪龍溪先生四六高而詩與文皆不及也回何人敢望先達敢領袖後生吳式賢孫元京死矣吳華孫枯回猶未之滿今作數語與尚賢別紙所拜勿令見賢父子自知之回刊本百詩同納亦浮淺但潔淨分曉耳鮑魯齋於宏齋必深相知契為天原微發二十五篇恨其讀書未博漁邵二程張朱子之書固已盡見如素問五運六氣不必引景祐新事法四遊升降之說曷欲取之天類以二六為中書所謂五六日至旬日亦引用則穿

鑒矣伏羲恐後世錮於有孔子恐後世涉於無回謂二
聖人初無此心時文說話不可苟且立論回為序直說
舊說太謬今改之或相聚為回一言刊本之文流布宇
內商確理性理天之本與天之末未易言也然刊本太半
矣何以救之佳處極多疵處亦不少耳非如回詩若文
淺近之比也回為說不過客中窘乏苟有貲曷不歸云
云二三令嗣今年何處作館張潭之栖如故否城中一
火之後車從曾入城否汪遠翔三子近聞一人買偽咨
回路教被勾果否方去言死秋崖之晚子召立為孫病
風喪心來撓回一再賄之去狼狽必死於道途知否沈

野舟死於燕知否汪菊坡還家相見否紙盡且此不宣
元貞元年九月日呈

柬二

至元癸巳十一月二十三日回呈久知元京式賢相繼
下世不能作哀挽何以寓無窮之悲元京詩大著迹嚴
而欠寬式賢詩不能用虛字腴而欠淡此回素所欲言
而不敢者也回一生辛苦作詩有一朋友譏謂太偶誠
難矣前輩惟梅聖俞無此弊山谷後山亦不能無弊曉
窗無弊然不太瘦乎洪潛未來一見即如平江今附便
草草

回呈曉窗天下士吾吟友回去年得新葉每讀孤立一
詩云陋巷寄吾貧悻悻孤立身出嘗嗟寡友居更病無
隣豈是不諧俗爭緣誰可人却於松與竹終日自相親
未嘗不擊節也切謂此相親且相親皆不如自字寡友
無隣之句他人不識惟不肖則深識之也更加峭深今
之後山矣細思吾鄉前輩高流益復鮮少天又除去孫
元京式賢二人近作者復有誰丐賜曉今用作式賢元
京二人哀詩併挽兩相識共四篇寄呈實同一嘅元日
得春計想樂道隱居丕介眉壽庶訪徐容齋東原大老
能詩能文老於詞翰而許回唱和去年二詩及回新年

二十詩在大兒存心處令第三子高孫錄訖轉呈諸公
筆力不進難逃電目有便幸改抹一二亦恐春中言歸
侍吟伊邇汪虞卿便介草草不宣

至元甲午正月初七日回呈

宏齋批云東字詩句中警發人處極是然於孫吳二
君有無窮之思而生前有未盡之忠何也漁溪曰蘊
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苟但
為吾吟友吟伯而已是即為天下士乎寡友無隣標
榜太高夫子曰我未之見也不是如此立論嗟乎以
山谷後山不能無弊而曉窗無病則曉窗之為寡友

無隣也的矣谷公又深識之宜其一去數年而忘歸也抄畢謾書所見安得從天下士訂之

答趙雲屋

回浮游南北數十年居鄉日少以故鄉之名士多有未識黃仲宣來捧賜巽扎知執事生戊子回生丁亥年相若也回患難流離得不償失豈如執事專一邱壑之為愈哉寵教以學問本源出於六經此非某所能及泰山鉅海之喻則回老而無成童林涸澤斧斤網罟之所弗睨執事於此欲責取千尋之木徑寸之珠宜乎仲宣之來徒手而還也翠侍題詠再四讀知塵世烟霞之口猶

有能言之士怪怪奇奇世不乏人漫續數語求是正紙尾所謂以孝經取人拔多行之士于學校回不在得行之位豈敢見之空言旦夕還紫陽山下或可面請益未晚晤對有期且此奉復不宣

與畢觀竹

回留杭久未能歸聞觀竹定乘桴東下屢矣而終未見車從之至恭惟尊府老師年與回同丁亥回丙辰丁巳間在魏館屢同鄉人侍坐今不敢作書望叱名為申詞起居回近得省府與致仕文書長男方存心來此俾之將此文書到家求鄉里諸公畧助盤費入燕問選承蔭

伏思觀竹先生愛回不薄是亦可以義動者也有居竹
記碑一本為小蒸曹氏作今以緘納居于竹與觀于竹
俱天下高流也視阿堵物眇哉可以相回之子北行敢
望指廩回八月或還家求見賢父子一番且此草草不
宣

桐江集卷五終